

山寨追追追：深圳華強北歷險記

許榕榕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生

三年前，我當了學術逃兵，休學投入職場，在科技媒體公司擔任一枚小小螺絲釘，這是我接觸中國山寨機的開始。一年後，再次思索人生道路，心生重返學校念頭。這時的我，脫離學術環境已久，如果要走回頭路，什麼樣的論文題目，適合現在的我？我盯著眼前的電腦螢幕，看看手中的稿子，山寨機，我靈光乍現，Bingo就是這個了！現成的人脈、有趣的題材，再也沒有比這個主題更適合我重返學術殿堂了。

以仿冒作為快速工業化的途徑，中國並非首例。然而，中國山寨產業以迅猛龍之勢快速發展；「山寨」一詞捲起的千堆雪，比手機的多樣化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研究之所以獨樹一格，部份原因在於研究者試圖解釋中國崛起的「特殊性」。因此，從中國山寨產業的案例，探討、挖掘出邁向工業化之「中國特色」，乃是我的研究初衷。

即便看似如此順理成章，事情還是沒有這麼簡單。撰寫論文計畫階段，學程研究生碰到的難題大致有三：一是文獻探討和提問的契合度，二是研究問題是否夠清晰，三是關於理所當然不用考慮（？）的質化研究方法，如何進入、深耕田野，尋找適合且進得去的田野地點及受訪者。這三個問題很幸運地我都碰上了。

前兩者的解決方法無他，套句鄧小平的名言是摸著石頭過河，我說是騎驢看唱本，進了田野走著瞧。從論文計畫撰寫到田野出發準備，這一路走來拖拖拉拉、跌跌撞撞、幾經波折。不過，最難熬的不是別人有心或無意的打擊，而是自己這一關，與自己的惰性與恐懼對抗，並不容易。

就這樣，我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傻傻地進入中國山寨大本營：深圳華強北一帶。

華強北初印象

我對華強北的第一個印象，不是琳瑯滿目零件堆得老高的攤位，而是徘徊於商場出入口附近，三三兩兩皮膚黝黑的中年婦女，她們或坐或站，手裡拿著一疊紙，有的背上還有一個奶娃，像念經一樣不斷複誦「飄阿飄阿飄阿飄阿」。聽過幾輪我才明白，原來她們唸的是「票阿票阿票阿票阿」，手裡拿的是空白發票。不知道向她們購買的都是些什麼人？買了要做什麼呢？

華強北人潮總是川流不息，來自四面八方的批發商來此批貨，三三兩兩推著推車橫衝直撞不顧紅燈，體面的高樓大廈背後，一整條街都是物流貨運公司，準備發貨至全國乃至世界各地，



坐在商場外樓梯的婦女與嬰兒背影。



商場外叫賣的人。

ATM總是排著長長的人龍，準備提領現金取貨，從星巴克到麥當勞，隨便一坐、豎耳一聽，聊的都是手機經。華強北不愧是山寨大本營。

潮汕人把持的電子賣場

廣東潮州、汕頭，因為地理位置接近，出外打拼首選深圳。潮汕人在中國商人中自成一格，他們不似溫州人善炒房，傳統上來說也不愛幫人打工，喜歡自己當頭家、做點小生意。據聞，華強北賣山寨機及其他電子產品的櫃位，有七成是潮汕人開的店，幾個熟識的店舖也常互相調貨支援，以潮州話互通有無。

位於龍勝手機批發中心的馬氏姊弟即是一例。姊姊在櫃台販售各式山寨機，我到訪表明身份時，馬姊站著一手點貨、一手接電話，非常忙碌，她身後 Nokia N8 山寨機的包裝盒「疊羅漢」，高度比她個子還高，而這樣陣仗有十排之譜。

老實說，這不是一次順利的訪談經驗。馬姊

是朋友介紹的，雖然事前有徵詢何時「比較有空」，但她淡淡地說「每天都要上班，你就直接來吧」。因為她實在太忙了，我們有一搭、沒一搭聊著，我看著她輕聲細語指揮若定，這時馬弟回來了，他打量著我，伸出手比出數字五，笑笑地對我說：「如果你願意幫我賣出這個數字，我就把事情都告訴你。」我一愣，他沒等我回神，就推著推車，載貨走了。

有緣千里來相會：牽線這檔事

台幹做中國研究，特別是要接觸「陸資」企業而非台商時，比較棘手的是要如何攀上關係、找到介紹人。有時候老師的人脈、行前的田野經驗能幫上忙，有時候完全得靠自己。我比較幸運的是，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有機會和業界相關人士牽上線。

我和介紹人約定的時間是早上。走出華強北地鐵站，站在賽格廣場外的交通銀行ATM等候，沒一會，手機聲響起，穿著 T-Shirt 牛仔褲的年輕男子向我走來，幸或不幸，我的介紹人長得酷似黃曉明，是個大帥哥，我如何從心跳加速腦袋變漿糊的狀態恢復正常，在此略過不談。

透過「小明哥」居中牽線，我得以走訪幾家山寨手機、山寨筆記本（即筆記型電腦）集成商的負責人及員工，甚至進入手機組裝廠「臥底」一天。

提心吊膽的臥底經驗

我「臥底」的組裝廠位於關外規模頗大，約有兩千名工人正在線上作業。當天，小明哥並沒有與我同行，我和他的同事約好一起搭車去關外，以新進同事的身分，進入組裝廠一探究竟，那天早上他們和客戶要「試裝」，對方一票人馬帶齊觸屏主板等零組件，浩浩蕩蕩走進辦公室，我則躲在同事背後，與對方四目相接時微微一笑，大部分時候則東張西望，不知如何是好。

進入流水線試裝時，必須穿上無塵衣帽，門口還有警衛站崗，拿著金屬探測器一一搜身。第

一次進入，我身上帶著錄音筆，巧妙躲過金屬探測器；第二次進入，心想要在沒必要冒險，我臉上又一副做虧心事的模樣，便收起錄音筆，光明正大接受搜身。事後證明，莫非定律果然應驗，收了錄音筆真正好戲才登場。

因為害怕一說話就露餡，給介紹人添麻煩，這一天除了膽顫心驚、豎耳傾聽，實在不敢有任何舉動，也不敢問問題，對方誤以為我是幫他們設計介面的某某某時，也只能支支吾吾急忙否認。現在想想，我是太膽小了。雖然從早到晚提心吊膽，沒能問出什麼，但這一趟仍有不少收穫，尤其目睹廠方員工質疑部份零組件是否為仿冒品的實況轉播最為精彩，一方不急不徐地追問，一方急忙正名撇清，一句「你們正派，我們就正派」為這齣插曲寫下玄妙註解。

這一齣插曲與之前辦公室的對話大異其趣。正式著裝進廠前，辦公室一隅，我的偽同事隨口問問最近都做些什麼？對方答：「哈哈，還不都是 iPhone 4 嗎？」

唱 K 巧遇大人物

工廠一趟頂多算是增廣見聞，真正獲益斐淺的，是實際與「山寨幫」聊天打屁。

和做山寨、賣山寨的人交談，因為話題敏感，很多時候，隔桌面對面會跟你打馬虎眼，當面關掉錄音筆之後才會聽到真話，而三杯下肚、酒酣耳熱時的閒話家常，更值得仔細玩味。有時，還有意料之外的「大人物」出現，這時候就恨不得掏出紙筆、或偷偷按下錄音筆。

一日，小明哥把他一幫重義氣的「山寨幫」約出來吃飯唱 K，與他熟識的山寨朋友吃辣到朝天的四川菜，好不熱鬧。在吃飯過程中，我見到他們如何交流訊息、談生意，幾杯黃湯下肚，合作機會可能就這樣促成了。

唱 K 唱到一半，小明哥不見人影，詢問才知



華北強商場內標語。

道，原來他去隔壁包廂陪「大人物」了，這時我還不知道大人物是何許人也。等到山寨幫這一廂結束，我原本打算打道回府，小明哥帶著我到另一包廂續攤，見見「大人物」。

包廂並不大，約是五、六人的小包廂，裡面坐了三位肥佬和一位面貌姣好的女子，勾肩搭背狀似親密，四目相對彼此歡唱，好不熱鬧，曲目是一首我不認得的廣東歌，KTV 大螢幕上是類似早年你歌伴唱帶的畫面，想必這首廣東歌有一定年紀，稍後翻閱點歌畫面，還有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

小明哥帶我走進包廂，說我是「台灣來的朋友」，肥佬望了我一眼，另一眼繼續看大螢幕，嘴巴繼續張阿張唱歌。我挨著角落坐了下來，小明哥替我遞上一杯紅酒，轉身接了肥佬遞過來的麥克風，與大人物們齊歡唱。

這是一次有點詭異的相見歡。彼時彼地，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真實身分，在切歌、換歌的空檔，不時相互打量。其中一名肥佬笑笑地問我來這兒做啥，我糊弄糊弄說華強北很有名，特地來瞧瞧，接著舉杯敬酒，繼續唱歌、點歌。

這一攤直到半夜一點才散場，這時地鐵已經打烊，微醺的小明哥打 D 送我一程，清醒的我順便問了些話，才知道肥佬大人物是華強北商場的

頭兒，至於其他耳邊私語，就暫且不表了。

搥心肝之田野心路歷程

每個人的田野故事都精采可期、各有千秋，大抵都是苦盡甘來、激勵人心的故事，最後我要分享的，是我自己拖到拖褲子的故事。

在清華大學社會所，不論甲乙組，你一定聽過誰誰誰休學又復學，完全不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又幹了什麼。以我個人經驗，這類情形簡單一句話就是「拖」，不論當初離開、回來的原因有多冠冕堂皇或莫名其妙，拖很容易成爲習慣，不知不覺把人生也拖磨掉。

拖乃人之常情，但休休復休休者大抵有一種傾向，就是個性有點怪，木訥寡言、生性孤僻，最搥心肝的，就是發現人事已非，同學各奔前程，有人伸出援手也不知如何抓住，很想把那隻溫暖小手甩開，自己也不會開口求援，很容易把自己陷入孤立絕境，如果有工作壓力或面臨家人殷殷關切，內外相煎心神不寧，大限一到就嗚呼哀哉說掰掰了。

如果你像我一樣，有上述情形，陷入自我感覺不良的惡性循環，不論有寫沒寫、是否茫然無措害怕，請立刻聯絡指導教授、遠離家人，找朋友出來聊天吃飯，把自己拉回一個正向循環的環境。